

无愧我心

WUKUI
WOXIN

从大时代而度人生
从大时代而度人生
从大时代而度人生
从大时代而度人生

任兵●著

团结出版社

无愧我心

任兵◎著

WUKUI
WOXI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愧我心 / 任兵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126-1745-2

I. ①无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5991号

无愧我心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（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）

电 话：（010）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432千字

印 张：23

版 次：2013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26-1745-2/I.766

定 价：32.00 元



（ 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 ）

无愧我心

任兵◎著

WUKUI
WOXIN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无愧我心 / 任兵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126-1745-2

I. ①无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5991号

无愧我心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（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）

电 话：（010）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www.tjpress.com

E-mail：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432千字

印 张：23

版 次：2013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26-1745-2/I.766

定 价：32.00 元

（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）

华中省天州市位于太行山脉的中麓。西部是山区，约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一。东部为平原，是我国著名的小麦主产区。全市近八百万人口，主要支柱产业是医药、纺织、钢铁、建材和矿山。这些年经济发展迅速，一跃成为经济强市，与沿海的玉华市并称华中省的“双子星”。据说，华中省为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，早日把全省建设成为沿海经济强省，决定在这两个市中选一个市改为副省级市，虽然这还只是省里的初步想法，但天州市已经在为争副省级市做了大量工作。

第一章

已经是二十一世纪，刚过了甲申年的正月初六，天气依然瑟瑟发冷。在牛家洼村西侧的山顶上，即将走马上任天州市市长的宁吾心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来回踱步。宁吾心今年四十五岁，一米七五的个头，上身穿一件咖啡色苹果牌西装，下身穿一条黑灰色裤子，留着平头，一看就是个很干练的人。

太阳已经升到尺把高，照在身上，让人长了些精神。这山里的空气好，没有尘土，没有喧嚣。宁吾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抬手看看表，已经是上午八点二十分了。九点钟接他回市里的车就到。这不刚过初六，宁吾心的心思就跑到工作上，说什么也待不住了。他知道省委杨书记找他谈话时，明确告诉他过了十五再上班，并让省委组织部过了春节再正式下通知，让他安心在家陪母亲过个年。还说一个市的工作千头万绪，不是几天能干好的。另外，他老家有个习俗，从初七到十五，村与村、邻里之间才开始走动，相互拜年，喝酒吃请，也是最热闹的时候。村里还要请外村的人过来唱戏、舞龙、踩高跷等，这些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，谁家要是不请吃，会被村里人看不起。宁吾心回来这些天，就看母亲和姐姐每天都在不停地准备吃的东西，什么炖肉、冻豆腐、粉条、馒头和杀好的鸡、鱼等，很是辛苦。宁吾心想帮忙干一些活，可是母亲和姐姐却什么也不让他干，说他干不了这些活。

宁吾心沿着小路往山下走，渐渐听到了鸡鸣狗叫声。

牛家洼村是天州市下辖石木县靠西部偏北的一个山村，有二百多户人家，在当地算是大村。

宁吾心的家在村的南头，靠近公路。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妇女，但性格开朗、爽快、为人善良。父亲曾经当过村干部，二十年前去世了。母亲一直跟着姐姐过，好的是母亲身体还算硬朗，最让宁吾心宽慰的是，母亲是一个明理少事的

人，谁家有难有个灾什么的，母亲都会尽心尽力帮助，在村里很受乡亲们尊敬。不能说母亲一点没沾他这个当市长儿子的光，但母亲的宽以待人、低调做人的品德，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。这次宁吾心一回来，母亲就催他到村干部家、邻居家、儿时的伙伴家看看，给人家拜个年，人家都知道你宁吾心在城里当官，千万不能让乡亲们戳咱脊梁骨，说咱进城当了官就看不起乡下人。

宁吾心原来在玉华市当常务副市长，干了六年。这次一回来，便同母亲讲了自己已调天州市当市长的事，说这样近了许多，以后可以多照顾母亲。宁吾心这次回家过年，除了初二把妻子送回县城岳父母家，同岳父母待了一天外，他一直陪在母亲身边。

宁老太太早晨一起床，就给儿子准备带走的东西，什么肉糕、肉肠、鸭血、炸好的面筋等，都是自己做的土特产，她准备了三份，一份是儿子的，一份捎给在县城的亲家，另一份是给司机小钟的。

司机小钟把车停在村外的公路上，他不敢把车开进村，市长不让开进去，招人眼，怕乡亲们说三道四。

宁吾心和小钟简单吃了点饭。

“妈，我走了，你多注意身体，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姐，那就麻烦你多照顾妈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你这就真的回城了吗？”

宁老太太有些舍不得：“路上开车当心，让你姐姐送送你。”说完拿起一包东西，“小钟呀！这包东西是大娘给你父母带的，没啥好东西，让你爸妈他们尝个鲜。”

小钟急忙摆手说：“哎哟，大娘，这可使得！”

宁吾心在一旁说：“小钟，让你拿你就拿着。”

宁老太太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快走吧。”

“妈，我走了，抽空再回来看你。”

车在不宽的柏油路上跑着，由于是过节，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不多。这是一条省级公路，从牛家洼村到县城大约需要四十分钟，小钟早把车上的暖风打开，外面的太阳一照，车里暖洋洋的，加上昨晚没有睡好，宁吾心有些困意。“小钟，你开慢点，我稍微打个盹。”

“市长你放心睡吧，保证安全。”

宁吾心斜靠在车的右侧，两条腿平放在后座上。他想睡会儿，可脑子却很兴奋，不由自主想到母亲。自己这一走，母亲肯定很伤心，只是不挂在脸上就是了。

4 刚才临上车时姐姐还说：“妈边给你准备东西边掉泪，她老人家可心疼你啦，你多

给她打打电话，聊聊天，这回你离家近了，经常回来看看妈。”宁吾心点了点头，姐姐继续说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爸去世都二十年了，如果工作不忙，你抽空回来一趟，给爸上上坟。”

“行！我一定抽空回来。”

说到宁吾心的父亲，宁吾心印象最深的是父亲那火暴的脾气和一颗正直的心。小的时候，宁吾心特别怕他父亲，如果他做错了事，还没容他解释，父亲就会先揍他一顿再说，为这个母亲不知跟父亲吵过多少次。但父亲确实很正直，看不惯的事或是他认为不对的事，别人不敢吭声他敢，所以，哪个人受了委屈，谁家出了磕磕碰碰的事，自然都找他评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后来当了村干部，一当就是十几年。

宁吾心遗传了父亲的脾气和母亲的善良，无论是上学还是参加工作，他的人缘都不错，也正是他敢于大刀阔斧地干事，很多领导都欣赏他这一点，这也是他能够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。他的火暴脾气，在工作中确实镇住了一些人。

那是他刚到玉华市当常务副市长，报到后的第三天正赶上一个会议，市委书记和市长及其他市领导都参加了这个会。在市长讲话时，宁吾心就看到台下一个人在低头睡觉，而且不记笔记，宁吾心心里不高兴，他想这睡觉的人对市长也太不尊重了，但宁吾心还是压住了火。可是书记讲话时，这个人还在睡，而且还有呼噜声，很多人听得一清二楚都在看他。坐在主席台上的宁吾心终于压不住火了，冲下主席台直奔那个人，狠狠地摇了摇睡觉人的头，并大声训斥说：“你是来开会还是来这里睡觉的？是不是昨晚跟老婆打架一晚上没睡？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？书记、市长在上面讲，你都听了些什么？”宁吾心的这一突然举动，搞得会场鸦雀无声，都在悄悄看着这尴尬的场面。睡觉的人满脸通红，低着头不敢吭声，还是书记脑子来得快，顺着宁吾心的话批了几句，算打了个圆场把会开完了。当然，后来书记、市长找他谈了这件事，希望他将来多注意工作方法。

不过，这件事后，凡是宁吾心交代的事情，谁也不敢马虎，特别是他分管的几项工作，下属们都会尽力把工作干好，今天的事情绝不拖到明天办，都知道宁吾心的性子急。但宁吾心从不记人，骂过批过后就当没这回事，绝不会影响到你的进步，那个因睡觉挨批评的人，后来居然成了他的好朋友。还有一点是宁吾心受他母亲的影响，做人低调，可以和工人一起喝酒，和农民一起拉家常。

宁吾心知道，他最对不起母亲的事情是他至今还没有孩子。对于孩子，宁吾心倒没太当回事，他是大学生，有文化，又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干部，思想还是比较开通的。对早要孩子还是晚要孩子、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无所谓，但关键是妻子许惠静天生不能生育，这到是一件头疼的事。妻子不服气，从天州市到省城，再到

北京，所有的医院都跑遍了，吃了不少药，也花了不少钱，最后专家给许惠静的病下了无法治愈的结论后许惠静才死了这份心。因此，妻子每次见到母亲时，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抬不起头来。岳父母也几次从县城跑到村里同母亲商量，最后达成一致意见，那就是让他们两口子抱养一个孩子，对这个意见妻子倒没什么想法，她也跟宁吾心商量过要抱就早些抱，趁着岁数不大还有精力带孩子，可宁吾心里总觉得别扭，说以后再说吧，这事就一拖再拖，一直拖到现在。

这期间双方老人都曾给他们联系好了孩子，但一看宁吾心心不诚怕将来出问题，也就不再提这件事。有一次，许惠静的同事找了个小女孩，长得特别喜人，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。宁吾心和许惠静也看了孩子，两个人都挺喜欢，就打算把这孩子留下来。后来一打听，说这孩子的父母是天州市人，怕将来引发血缘关系打官司，宁吾心坚决不同意，许惠静也只好作罢。随着岁数不断增大，许惠静抱养孩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她看宁吾心对这件事始终不太积极，就跟宁吾心多次讲：“你家就你这么个儿子，因为我断了香火，我成了你们家的罪人。要不咱们离婚吧，你找一个能生孩子的女人生一个，也算是了却老太太的一块心病。”每次说这话，宁吾心就发火：“瞎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咱们抱一个不就完了嘛。”这次回家，母亲只是提了一句，宁吾心答应母亲说把市里的工作理顺后，就考虑抱养孩子的事，他深知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是流传千年的古训，她理解母亲急切的心情，现在妻子为了孩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无限期地拖下去，不仅会伤害到双方的老人，也会伤害妻子，妻子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绝不能为这件事压垮了她，他决定今年必须解决孩子的问题。

一辆迎面而来的大车呼啸而过，打断了宁吾心的思绪。

宁吾心作为正厅级干部的人选，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，刚一毕业，他市长的任命就下来了。还是春节前，省委杨书记找他谈了一次话，介绍了天州市市委班子的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，并提出了下一步天州市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意见，同时鼓励宁吾心放开手脚大胆干。杨书记说：“我们现在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，也是最关键的时期，在我们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、法制还不健全的客观条件下，必须要用一些有胆有识、懂经济、廉洁形象好的领导干部，带领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来攻克这个难关，来树立我们党的威信。”宁吾心记得杨书记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绝不能只干往自己脸上贴金、让老百姓骂娘的事！要实实在在把心掏给老百姓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现在我们党内、我们干部中不为民的官大有人在，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四个字‘升官发财’。”杨书记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突然转过身说：“吾心呀！我在前不久省直机关厅级以上干部学习时讲了一个观点，那就是任何事物都是

双刃剑，改革开放同样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看待形势，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，同样面临亡党、亡国的可能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六十年代初，饿死了那么多人，人民原谅了我们；十年浩劫几乎把国家给毁了，人民又原谅了我们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，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但其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出来，比如：分配不公、贫富差别、腐败现象等。现在老百姓看不起病、买不起房、孩子上不起学的现象十分突出，如果这些矛盾解决不好，还在那里沾沾自喜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，不顾及、不解决老百姓的现实困难，老百姓还能相信我们党吗？还能支持我们掌权吗？”

回想杨书记的话，宁吾心越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。的确，天州市整体工作不错，特别是经济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，已连续十年经济增长达到百分之十三左右。城市建设也是异军突起，一走进天州市，给人的感觉就有股朝气蓬勃向上的气氛。但是，省领导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天州市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。比如县域经济发展缓慢，特别是农村建设滞后，跟玉华市比有差距；比如工作思路还需要进一步调整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，用科学发展观把握天州的建设。另外，关于设置副省级市的事，杨书记只是说省里现在有这个考虑，还没有正式列入议事日程，至于天州争不争这个名分，杨书记说还是水到渠成的好。

车进了县城，不到几分钟便到了岳父家，岳父家在一栋公寓楼的二层，有七十多平米，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家具都是八十年代时兴自己做时的老式家具，一眼便能看出是一个典型的工薪阶层。宁吾心的岳父是石木县中学校长，当了二十年，在石木县算是有身份的人。岳母也是老师，现在，两个人都退休了，岳父母一共两个孩子，大女儿许惠静嫁给了宁吾心，小的是儿子，也已成家，工作在外省。

宁吾心这个女婿，许校长和老伴都很喜欢，能干、实诚，体贴女儿。

“爸，我看咱们县城建设得不错，规划得挺好，也很干净，到处披红挂绿，过节的气氛很浓。”宁吾心刚一坐下就说。

许校长说：“可不！别看我们县城小，但生活很方便，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，而且也便宜，这里空气好，熟人多，让我去市里住我还不回去呢！你们看人家外国人都愿意住在郊区，不像咱们中国人，拼命往大城市里挤。吾心呀！这几年县里的领导可没少给咱老百姓办事，特别是齐县长，那可是个好干部。”

许惠静把东西收拾好，对着宁吾心说：“吾心，咱们走吧。”

岳母舍不得地说：“吃完了饭再走吧！”

许惠静说：“不了，吾心的事情特别多，我们就走了。”

许校长说：“走就走吧，吾心是个市长，那么一大摊子事，他又刚来天州工作，很多事情都需要熟悉，你们安心工作，不用惦记我们。”

宁吾心说：“反正惠静现在也不用上班，等我安顿好后，她想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。”

车子离开县城直奔市里。在离开县城三四公里的地方，看见很多人围在路边，还有几辆车也停在那里，人群把路给堵了。小钟疑惑地把车停在路边，“是不是发生车祸了？市长，我去看看。”小钟说着下了车。这时人群又往宁吾心停车的地方走了十几米，其中一个身材魁梧、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，在同别人边说话边用手向田地里比画着。

“吾心！那个用手比画的人就是齐县长，叫齐大志，外号齐老黑。我看他今天脸拉得老长，没准又在训人呢。吾心，这个齐老黑跟你一个脾气，批评人一点方法都不讲，没鼻子没脸的，所以，县里的干部见到他都躲着走。”许惠静给宁吾心介绍说。

“那我去看看什么事。”宁吾心边说边下车。

“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！”许惠静没拦住。

宁吾心凑到齐大志的身边，齐大志的一身穿戴让宁吾心有些好笑，怎么看都像个包工头，举止、表情没有一点领导干部的做派，宁吾心想，这个人有点意思，看样子是从基层干上来的。

“县长，肯定是县造纸厂污水治理没有达标，趁着过节偷偷排放的。”

齐大志说：“王局长，你们环保局马上组织调查，如果是造纸厂干的事，要严肃查处，不许生产，什么时候彻底解决了污水问题，才可以开工。”

齐大志边说边走到车旁，一只手抓住车门的把手，转过头来又说：“老王，这事你可要抓紧时间办，初八上班，我要听调查情况汇报，咱可不能耽误了老百姓的事。”

王局长说：“县长，放心吧！”

“好！那就拜托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”

人群边散边议论着：

“这齐县长可真是个大好人呀！”

“如果当官的都像他这样就好了。”

“摊上了齐县长是咱县百姓的福呀。”

“谁让他当县长呢，当官就要为老百姓办事嘛！”

宁吾心坐回了车里，他想，我这个天州市的市长，如果工作一段时间或是离任的时候，能得到老百姓这样评价的一半就心满意足了。

天州市市委书记张默涵，整个春节就没有休息，他要跑省城代表天州市四大班子给省领导拜年；要看望已经退下来的原市里的老领导；要召开茶话会，答谢社会各界对天州市工作的支持。另外，还要参加市里组织的看望下岗职工，走访贫困户、五保户等活动，除了三十晚上在家吃了顿团圆饭外，其余几天都是在匆匆忙忙中度过的。

初八一上班，张默涵进了办公室，就打电话给市委秘书长，让他发个通知，要求各单位不要再搞团拜，集中精力抓工作，对于各单位节后工作展开情况，让纪委监委局下去检查，不好的要通报批评。

打完电话，张默涵泡了一杯茶，边喝边打开文件夹。对了，过完节要开常委会，重点研究经济工作。经济工作如何抓？怎么再上一个台阶？虽说市政府搞了一个初步方案征求他的意见，但他还是想听听新来市长的意见。这次去省城给杨书记拜年时，杨书记讲了新市长过了十五就报到，并给他介绍了新市长的基本情况，什么有能力、懂经济、为人正派、敢说敢干，就是性子有些急，又比张默涵小八岁。杨书记要求张默涵多支持宁吾心的工作，不仅要当好“班长”，还要当好老大哥。

张默涵在这方面是十分自信的，他已经送走了两任市长，伙搭得都不错，配合默契。虽然宁吾心他不熟悉，但有为人正派这一点就够了。性子急，谁没有性格呢？只要是为了工作，耍脾气是可以理解的。

张默涵算是个文官。多年的习惯使他有一种恋办公室情结，除了下去检查工作和开会外，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办公室。下午下班后，在机关食堂吃上一口后散会儿步，然后回办公室看《新闻联播》，完了开始看文件，如果没什么紧要的事，九点钟开始练书法，十点回家，有时晚了就住在办公室。星期六、日，家中没什么事的话，他也在办公室，一是看书，二是写写书法。他的办公室是里外套间，里间住人，靠近窗台处有一张桌子，上面铺着毛毯，笔墨纸砚应有尽有，字帖和书法杂志擦了一堆。桌子的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瓷缸，放满了打成卷的字画。外间左侧墙上挂着一副画和一幅隶书对联，都出自著名书画家章天伯之手，画中是三只鹤在一片芦苇丛中悠闲的样子，画的名字叫“恬淡”，给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。字是白居易的名句“自静其身延寿命，无求于物长精神”。隶书写得很有古意。右侧墙上是一幅镶着镜框的行书作品，是市书协主席的字“卧云眠月”，柔中见刚，是一幅难得的好作品。此时，张默涵端着茶杯，边品茶，边看着这幅字，‘卧云眠月’，是何等的惬意！是何等的雅量高致！这种意境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，他被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伟大魅力所折服。

“咚咚咚，”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张默涵的想象，他喊了一声：“进来！”就

转身向办公桌走去。

“张书记，社保局的赵之琳局长来了。”黄秘书说。

“好，让他进来吧。”张默涵边说边整理桌子上的文件。

赵之琳站在那里，有些怯生生地说：“张书记，您找我？”

“老赵呀，你坐，小黄，给赵局长倒茶。”

张默涵抬眼看了一下赵之琳，算是打了招呼，然后在文件上写着什么。

赵之琳接过黄秘书递过来的茶杯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，从兜里掏出了笔记本，然后看着张默涵。

“老赵，这个年过得还好吧？有没有出去旅游啊？”张默涵摘掉眼镜，欠欠身子说。

“没有，一直在家待着。”赵之琳放松了许多，接着说，“现在长假去旅游，都是年轻人赶时髦的事，我们这个岁数已经赶不上了。另外，全国哪个景点都是人满为患，光看人脑袋了，出去一趟花钱不说尽受罪，弄不好还生一肚子气。”

“啊啊！老赵呀！你说的一点不错，每年这三个长假，交通部门、旅游部门就像打仗一样。”张默涵笑了笑又说，“老赵，喝点水，把你那个本收起来，咱们今天就是随便聊聊，拿个本干什么，我又不做什么指示。”

赵之琳依然拿着笔记本：“张书记，您有什么指示？”

张默涵向前仰了一下，两只手放在桌子上说：“老赵，这次去省里拜年，我看了一下杨书记，杨书记在说到扶持弱势群体工作时，没有表扬我们市，不表扬就是批评呀。我想，你们局还要认真研究研究，拿出一个确实可行的办法和方案来，力争把这项工作搞好，要搞得有声有色，要在省里挂号，要改变杨书记对我市的看法。老赵！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张书记，这项工作没有搞好，责任主要在我，但是弱势群体工作离不开经济的支持，您也知道，这几年，我们市的财力主要用在搞城市建设上了，因此，天州这项工作自然挂不上号，不过张书记，我们在去年年底研究了新方案，想在今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，也为咱们市争副省级市做贡献。”

“好啊，要干咱就干出名堂来。”张默涵笑着说。

“张书记，争副省级市的情况怎么样？”赵之琳盯着张默涵。

“咳！八字还没一撇呢。”

“您去年在全市处以上干部大会上做动员，要争副省级市，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，都说您站得高，看得远。争副省级市，不仅能提升我们市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形象，而且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，同时，也解决了许多干部的切身利益问题。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，如果成功了，您可是咱们天州市的大功臣呀！”

张默涵面带微笑地说：“别说的那么邪乎，真争成了，也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”张默涵收起了笑容说：“老赵，你是咱们市处级干部里的老典型了，工作一直很努力，作为厅级干部的后备力量也有几年了，但一直没用起来，对这个事情你要有个正确认识，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和你聊聊这个事。”

赵之琳有些受宠的感觉，说：“感谢张书记这些年对我的培养和教导，当着您的面，我不说假话，我确实想过进步的问题，但想归想，现实归现实，只要张书记能想着我，我就感谢不尽了，成与不成，我都不会忘记书记您的。”

“怎么能说感谢我呢？要感谢也要感谢市委。不过现在干部竞争很厉害，但你有你的优势，你是老典型，不要气馁，新市长来了以后，我要把你的情况很好地给他介绍一下。”

赵之琳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。他想，宁吾心是我的大学同学，跟他说不说无所谓，老同学在这个事上能不帮我吗？我们是同过窗的，毕竟是三大铁之一。可我不能把我和宁吾心的同学关系告诉书记，如果书记和市长有矛盾，我不成了牺牲品？所以，赵之琳嘴上说：“那太谢谢书记了，不过，您是书记，是一把手，是管干部的，市长也得听您的，只要您说了，谁还能说别的？”

“那怎么行？用干部是组织的事，需要常委集体研究决定，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问题。行了，没有更多的想法就对了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”

赵之琳赶紧起身道：“谢谢张书记，那我走了。”

三

宁吾心回天州后，这几天除了整理自己的东西和帮许惠静收拾家外，就是看电视。宁吾心主要看天州电视台的节目，特别是新闻和有关社会热点话题的节目。他出门买了一份天州电视报，不管是什么节目，也不管是什么时间，只要是反映天州情况的就看。

初十早晨，许惠静赶早市回来，一进家看见宁吾心又在看电视，就开玩笑讽刺他说：“哪见过市长这么了解情况的，你过去看电视只看新闻，其他节目基本不看，说什么电视剧胡编，娱乐节目胡侃，怎么这一当市长看法全变了？哦！我明白了，那是自己娘家的电视台，自然要厚爱一层。这当了市长，干点什么事要让上级知道，要让老百姓清楚，不能做无名英雄，所以，要重视宣传报道工作，嗯，也对呀！”

“好呀！我还没有上任，你就开始挖苦我，这可不像我老婆。告诉你，刚才

接到省组织部部长的电话，说他这两天有事，让我再等几天报到。”

“那好啊，老天有眼让你多陪我几天，不然你一去工作，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”许惠静高兴地说。

“对了，在天州的几个同学，我想抽个时间一起吃个饭，好长时间没有见面，挺想他们的。”宁吾心边看电视边说。

“听你的，我也正好想见见他们。”许惠静把菜放进厨房。

“还有，这两天我想到政府一些部门搞搞暗访，摸摸情况。”

“什么？”许惠静瞪大双眼，“市长同志，你没发烧吧？你在玉华市当副市长时，有的事就干出格了，到现在有人还耿耿于怀，你不接受教训，现在又要搞什么暗访？我可告诉你，你现在还没上任，查得好了不说，如果查出了问题，你是说还是不说，将来人家知道是市长查出来的问题，你让部门领导怎么想？你让主管副市长怎么想？”

“惠静，你不知道，建设服务型政府，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怎么行呢？对于我们政府里一些久治不愈的衙门病，非得下猛药才行，否则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
按照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，婚姻的双方组成按照性格划分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。一种是互补型，就是男女的性格正好相反，反差大，可以互补对方性格上的缺陷；第二种是同类型，就是双方性格一致，或外向，或内敛。这两种类型的家庭各有利弊。宁吾心和许惠静的婚姻是属于第二种类型的，这两口子爱开玩笑爱斗嘴，外向，心里有什么就说，从不藏着掖着，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会争得不可开交、面红耳赤。当争论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时，一般是许惠静让步，就是不服气，也只好说：“听领导的，领导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代表真理嘛。”而如果是家庭问题，或是婆婆妈妈的家事，多半是宁吾心让步，所以，这两口子倒还有些乐趣，不然，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，父母又不在身边，是会觉得很枯燥的。

对于宁吾心去不去暗访，最后是许惠静让步，但她提醒说：“你是个市长，暗访要讲究点策略，可别发生什么争执或是出什么洋相，要注意形象。”

“好！一定按照夫人的要求办。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许惠静问。

“和同学们吃饭，当着他们的面别因为喝酒的事叨叨个没完，让他们看着不好。我毕竟是个男人，又是市长，这场面上的事，你还得给我面子。”

许惠静用手指着宁吾心说：“好呀宁吾心！没想到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这大男子主义还这么严重，亏你还是市长，好！没问题，肯定给足你面子，让你那几个同学一看你在家就很有地位，我就是什么都听丈夫的好妻子，怎么样？这样满意了吧？”

宁吾心笑着说：“好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宁吾心用了两天时间真的搞了暗访，可暗访时还是生了一肚子气。

惹他生气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。

那天，宁吾心到市政府行政审批大厅进行暗访，整个大厅没几个人办事，而各部门值班人员也懒懒散散地在那里聊天的聊天，上网的上网，甚至还有几个人在打游戏。宁吾心转了一圈就出来了，心里不太高兴，他想政府行政审批大厅是政府的门面，从这个窗口能看出你这个政府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，是投资环境的直接体现，从目前看，这里管理非常松散。

出了行政审批大厅，见对门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，宁吾心进去了。可刚一进大门就听到里边有人高声嚷嚷着，像是在吵架。他循着声音走过去，看见一个女的扶着一个拄拐的男人，在走廊跟屋里的人理论，拄拐男人说：“张科长，跟你们反映问题都快一年了，你们就是不去厂子调查，到底啥时候能解决我的问题？我们可拖不起呀！”

女的说：“找了你们多少次就是没人管，推过来，推过去，把我们当猴耍。”

那个叫张科长的说：“谁把你们当猴耍了？我们每天有多少事要忙，就你的事重要。等一年？告诉你吧，等十年八年的都有，你们先走吧，我们还忙着呢。”

拄拐男人又说：“厂子出个证明你们就信，我们说的你们就是不信，你们这是官官相护，欺负我们老百姓。”

屋里一个戴眼镜的人说：“谁欺负你了！什么官官相护，你有证据吗？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快走吧！”

拄拐男人又说：“我们反映困难你们就这个态度，什么人民政府，不配！”

张科长火了：“配不配你说了不算，赶紧走！”说完“啪”的一声把门关住了。

宁吾心当时就有些压不住火了，他觉得作为政府机关人员，要树立为老百姓服务的意识，态度要诚恳，能解决的事马上解决，解决不了的事应当解释清楚，干嘛个个都跟大爷似的，好像老百姓天生欠他什么。他“咚咚咚”敲敲门，没人理。他又敲了敲门，就听里面一个人大声说：“你们还有完没完？”

门打开了，那个戴眼镜的人瞪了一眼宁吾心，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宁吾心说：“我为这两个人说句话，你们作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，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他们有困难，你们应当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，干什么跟人家耍态度？”

戴眼镜的人说：“你了解情况吗？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的？”说完“啪”的一声又关上了门。

那女的说：“他们哪有一点服务意识，根本不把我们的困难当回事。谢谢你

了同志！我们走了。”

宁吾心此时憋了一肚子气，他“咚咚咚”使劲地敲门。

这次开门的是张科长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宁吾心说：“跟你们评评理。你们还像政府机关吗？”

张科长刚要说什么，那个戴眼镜的就说：“科长，你别跟他废话。”然后指着宁吾心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秩序，再不走我可要叫保安了。”

宁吾心瞪着那个戴眼镜的说：“怎么着？老百姓不能说话了？有本事你叫保安，我看保安能把我怎么着！你还不如把你们局长叫出来呢！”宁吾心想起了赵之琳，他的老同学，这个局的局长。

张科长没再说什么，重新把门关上。宁吾心还想理论几句，一看这种情况，说了也没用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本来他想找赵之琳，可一想明天同学要聚会，好多年没见面了，因为这件事把赵之琳搞得下不来台，没意思，还是等有机会再说吧。

除了政府行政审批大厅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外，宁吾心还去了信访办、派出所、街道办事处、救助站等，总的情况有喜有忧，一言难以蔽之。

四

在天州市，宁吾心一共有四个大学同学，他们都是华中大学毕业的。赵之琳，学行政管理的，不仅和宁吾心是同学，并且同宁吾心两口子都是石木县人，他们一起上高中，一起考大学，又一起分配到天州市工作。宁吾心、陈普聪、殷乃容都是学经济管理的，在一个班。陈普聪现在是省经贸学院经济系教授，殷乃容毕业后被分进了天州钢铁集团公司，后来自己干，现在为红灯笼大酒店董事长，私企老板。樊叶学的是英语专业，现为省经贸学院英语系教授。

今天，宁吾心给几个同学打电话，说晚上一起坐坐，好久没有见面了叙叙旧。另外，也想告诉几个同学自己调回本市工作了，别让几个同学觉得自己当了市长就忘了同学情分。没想到电话里还没说，人家早就知道了。这不，殷乃容非要尽地主之宜，在红灯笼大酒店为宁吾心接风，说这不是给市长接风，真要给市长接风也轮不上他殷乃容，就算是给老同学接风吧，搞得宁吾心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

在红灯笼大酒店最豪华的一间包房里，灯火通明，两三个服务员在忙活着。桌上已经摆了几样凉菜，旁边的桌上摆着两瓶高度五粮液和一瓶五星长城干红，另外，还有几种饮料。